

盧梭教育思想

滕大春編著



國立編譯館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想 思 育 教 梭 盧

著 編 春 大 滕



館 譯 編 立 國

弁言

(一) 盧梭居近代教育思想史上重要地位，現代新教育之理論與實施，多係得自盧梭之啓發。惟國內專家關於盧梭教育思想從事有系統之介紹者，尙未之覯；作者因就盧梭重要著作，逐一摘譯，理爲層次，撰爲此書，俾讀者得以窺其梗概。

(二) 本書計分十二章，第一、二兩章敘述盧梭生平和時代背景，以爲明瞭其思想之線索；第三章論歸於自然，在說明盧梭思想之要領；第四章論自然人，可以盧梭的教育目的論視之；第五章論發展，第六、七、八、九、十各章，分述體育、感官教育、知識教育、道德教育、宗教教育的實施，可以盧梭的教育方法論視之；第十一章則在闡述盧梭關於女子教育之思想；第十二章盧梭教育思想的評述，係作者對於盧梭教育思想的研究和評價。

(三) 本書所根據之盧梭著作，計有〔一〕*Emile or Education* 譯者爲 *Barbara Foxley* 1911年版；〔二〕*Social Contract and Discourses* 譯者爲 *G. D. H. Cole* 1910年版；〔三〕*Confession*

譯者不詳，一九三一年版。以上三書，皆係選自 *Everyman's Library* 所印本。

(四) 本書所譯各文，均係就上列三書逐譯而成，譯文下括弧內註愛字者，指譯自第一書。註民字者，譯自第二書；註懺字者，譯自第三書。其下所註中文數目，指譯文在該書中之頁數，阿拉伯數目，指譯文在該頁中之段數。例如譯文下括弧中註愛五 1，即指該段譯文在第一書第五頁第一段，餘類推。

(五) 本書譯文概求其信，因以直譯爲原則；但間因行文過於困難，亦有於保存原意之中，而略予伸縮之處。

(六) 歐美學者研究盧梭思想者，頗不乏人，作者亦曾蒐集此種論著若干種；惟以均係小冊或雜誌論文，不便讀者參考，不復舉其書名。

(七) 本書撰成後，承蒙吳俊升、黃建中、姜伯韓、高覺敷、林仲達、瞿世英、王成瑜諸先生悉心指正，舍弟大生代校譯文，極所感激，謹此一併致謝。

目次

弁言	一
第一章 盧梭的生平	一
第二章 盧梭的時代	一九
第三章 盧梭論歸於自然	三二
第四章 盧梭論自然人	四二
第五章 盧梭論發展	五一
第六章 盧梭論養護	六四
第七章 盧梭論感官教育	八二
第八章 盧梭論知識教育	九二
第九章 盧梭論道德教育	一〇八

第十章	盧梭論宗教教育·····	一二一
第十一章	盧梭論女子教育·····	一三一
第十二章	盧梭教育思想評述·····	一四九

盧梭教育思想

第一章 盧梭的生平

簡傑克·盧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 給與人類社會的影響，在近世史上是罕有其匹的。他對於西洋的傳統社會，展開了最顯明而有力的反抗旗幟，同時也給現代社會的建設，指示出一條新的途徑。他誠然不愧為近世的啓蒙運動者。他的民約論 (Social contract)，給幾千年來的專制政治以致命的打擊，近世民主政治的初基因而得以奠立；法國的革命顯然是受了盧梭的鼓盪。而後此各國的共和政治又無不受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他的愛彌兒 (Emile)，呼籲尊重兒童的天性，高唱『歸於自然』 (Return to nature)，開了新教育的先河；那戕害人性的傳統教育，因此遂根本發生了動搖。他那熱情奔放的性格，和反抗傳統文化的激昂慷慨，在當時歐洲整個思想領域的解放上，真是一種絕大的煽動。西洋自文藝復興而後，思想顯然是向着解放的途程邁進。哲學史、宗教史、政治史、教育史上的鉅子，如路德 (Luther)，如拉卑列

(Rabelias)，如孟丹 (Montaigne)，如洛克 (Locke)，如狄德羅 (Diderot)，如服爾德 (Voltaire)，如孟德斯鳩 (Montesquieu)，都可舉以爲例。他們都在和舊社會舊思想搏鬥。這種搏鬥經了盧梭那樣感情熱烈的人表現出來，便更深沉的打動了人心，發生更爲宏偉的力量了。

盧梭對於舊社會舊思想反抗力量之特爲宏偉，確是與他那獨特的人格有關。盧梭秉賦着浪漫的性格，具有卓異的天資，特別是銳於感而富於情。他的一生坎坷，遭逢不幸，正可比作可哀可泣的悲歌，也無異是一篇結構精妙的小說題材。懺悔錄 (Confession) 因此乃擁有極高的文學價值。一個多情善感的人，又遇到極端的外運，自然是流於憤世嫉俗。顯然的，盧梭的全部思想，是時代的反映，也是他那獨特的人格的產物。所以理解盧梭的生平和個性，與理解他的社會和歷史的背景，同樣是研究他的思想的鎖鑰。

一 盧梭的生平

盧梭的一生約可分爲三期。一七一二年至一七四九年，是他在人生的旅途上彷徨瞻顧的時期，也是他能力儲備的時期。一七四九年至一七六二年，是他的著述時期，他的代表作如民約論、愛彌兒等，都撰於此時。此後流亡放逐，顛連困頓，以至於死，爲第三期。我們且就其時期之先後，敘述其生平。

(1) 第一期——能力儲備時期

盧梭的祖籍原爲法國巴黎，其先世宗奉新教，因避宗教戰爭，於一五五四年徙居瑞士的日內瓦。盧梭即以一七一二年六月二十八日生於日內瓦城。父名伊薩克（Tesac Rousseau）爲鐘表業。其母貝納（Suzanne Bernard）爲主教之女。貝納敏慧而美麗，但盧梭後即以產病而亡。伊薩克與貝納伉儷彌篤，貝納死後四十年，其夫在後妻腕上彌留之際，尙對之念不絕口。

盧梭幼時由姑母鞠養，極爲家人所鍾愛。他曾說：『我當孩提之時，就是皇子也不會比我更曾被人看護得周到』（懺一冊六2）。盧梭尙有一兄，長盧梭七歲，亦習鐘表業，但因其父過於偏愛盧梭，虐待長子，遂憤而出走了。伊薩克性殊浪漫，盧梭七歲時即深夜從之閱讀小說，有時竟聞晨燕呢喃櫟間，方始入睡。盧梭說：『由於這種危險的方法，不久之後，我不但獲得絕大的閱讀和理解能力，而且也領略了在我那種年齡沒人能以領略的情慾……我對於事物一無所知，却已感觸到種種的事體。這些雜亂的情緒，確實不會扭曲了我的理解力，因我彼時尙無此種能力；但是它們却使我的理解成爲一種奇異的形態，使我對於人生有一種奇異而浪漫的解釋；以後我終生的經驗和反省曾未把這種觀念給全部廓清』（懺一冊四3）。

嗣後，盧梭又閱讀外祖父所藏的歷史小說，就中以普魯塔克（Plutarch）的英雄傳（Lives of Fa-

amous Man) 爲最感興趣。他那幼年的浪漫思想，被這書給改變了不少。他曾說：『由於這種有趣的閱讀，以及父兄和我關於這本書的討論，遂養成我那自由和民主的精神，養成我那高傲而不受屈辱的性格，這種性格不能爲環境所容，便是我終身不遇的原因。我頭腦中不斷爲羅馬和雅典偉人的思想所盤據，我彷彿在和他們爲伍一般；我自身又是共和之邦的公民和愛國熱狂的父親的子嗣，我已爲父親的身教所感召了；我相信自己就是希臘或羅馬的人了；我已將自己與書中的人格融爲一體了；當我思及那令人神往的偉人傑士的堅忍和無畏的性格時，不覺間竟雙目炯炯而聲音雄壯。有一日，有在桌旁敘說斯開瓦拉（Skivola）的事蹟，在座的人們全都驚訝的看我走上前去，把手放在熊熊的爐火之上，來表演這位英雄的動作』（懺一冊五1。）

一七二二年，伊薩克與軍官辜太（Cratier）鬥毆，被誣犯傷害罪，應繫於獄，出走里昂，盧梭遂寄居舅家。旋與表兄同赴波塞（Bosey），就學於蘭貝色爾（Lambercier）。波塞爲鄉村，風景清幽，環境純樸，自此盧梭生活漸有規律。蘭貝色爾學殖甚優，循循善誘，盧梭又與表兄情愛異常，所以他居此二年，受益不少。他說：『波塞的生活於我是如此的相宜，假如能以延長下去，我的品格便可全部被養成了。我的溫和懇摯和慈善的感情，便都會得有基礎了。我相信世上沒有人比我更其自然的不爲浮名所累。我有時曾把自己提升

到極高的地位，但是頓時之間我又重新回到我自然所有的狀態了。我最熱切的願望是求取一切接近我的人的愛。我是一個天性和善的人，我的表兄和監護人亦復如此。在這兩整年之中，我不曾發生過激烈的感情或爲這種感情所撥弄。一切事情都把我本性中自然的傾向，給培養起來了」（懺一冊九三）。

一七二四年，盧梭十二歲，舅父使習書記職務，教師察其不能爲此，中道而廢。翌年又改習雕刻業，甚合興趣；只以教師常事打罰，學習四年便私自逃走了。他說：「我本非不喜此業，我對於繪畫極所愛好；我每逢舉起雕刻刀便感覺愉快；和鐘表業的技術相比，雕刻的技藝很是簡單；因此我想銳意習學，使成絕技。如無教師的兇暴和過分壓迫，以致使我厭惡得不能工作，我一定可以償願」（懺一冊二五二）。無奈事實迥不若此。「教師的兇暴最後竟使我那極喜歡的工作，成爲絕難忍受的事體了，而且給我養成說謊、怠惰和偷竊等我所切恨的惡行」（懺一冊二五三）。他又說：「那種最簡易的最少麻煩和苦惱的可以享受最大的精神自由的行業，乃是與我最適宜的；雕刻業恰屬其選。假如我從事此業，我必將在我的宗教國家、家庭和友朋之中，在那極合興趣的簡單職業的單調生活之中，在那極合意的社會之中，過一種極合我的天性的和平寧靜的生活。我必成爲好的基督徒，好公民，好家長，好友朋，好工人，在各方面都好的人。我必愛護或且尊敬我的職位；而且在過了一種簡單朦昧而安靜寡貼的生活之後，我將在家人的懷抱之中安然

瞑目。雖則在我死後不久，無疑的會被人遺忘了；但是任何人如果還懷念我，我倒反而很懷惻呢！」(攬一冊三七二) 盧梭對於雕刻業的抱負和依戀，真是言之不盡。他放棄此業而流浪四方，作出種種敗德的行徑，原也非是出自本心哩。

一七二八年，盧梭十六歲，這就是他開始流浪的一年。他輾轉到了薩佛耶(Savoy)的康費南(Confin)附近舊教教士彭佛(Pontverre)教士憫其顛連之苦，開導他改奉舊教，介紹他到安乃西(Annecy)去看華倫(Warrens)夫人。華倫夫人，中年貌美，而遇人仇離也是原奉新教而改宗舊教的人。此刻她心受薩丁尼亞王的囑託，專司新教徒改宗的事務。夫人對於一般改教的人極有感化的能力，盧梭却未曾爲之所動，她便又送盧梭到士倫的改教所受訓。不料那些教士的說教，也沒使盧梭誠服，反而使他更其厭惡舊教的虛妄了。

未幾，他離開改教所，又復漂泊各地，曾與商人婦戀愛私通，曾爲貴婦人衛色麗(Vercellis)執役。蕩檢逾閑，習慣日劣。未久，衛夫人卒，他復至古溫(Gouvon)侯爵的府邸執役，深承侯爵父子的青睞，提撕掖誘，進步不少。他曾說：『我每晨以大部分時間與古溫掌教(Abbe de Gouvon)侯爵之子同處，一方自行受教，一方爲他服役。服役並非充作僕役，那是他所不許的。我乃是把他的話記錄成文，或代爲抄寫稿件。我

由這種抄胥工作比之由於學習，得益更多。因為我不但由此學習了純粹的拉丁文而且養成了文學的嗜好，領略了許多名著，我在後此自修時，深知當日獲益匪淺』（懺一冊八六二）可是爲時未久，他又惑於佞友，竟被恩主開除了。這一年正是他十九歲的青春。

他自是蓬踪各地，重新回到華倫夫人的家中。夫人對他十分情重，安慰備至，寓之於內庭。盧梭受寵若驚，曾說：『當我聽到寓我於內庭時，簡直不能自持了。我見到自己的行裝放入給我安排的臥室時，恍然和聖波儒（St. Preux）看見他自己的馬車，被拖到愛人吳瑪（Wolmar）的車棚時，具有同樣的感覺了』（懺一冊九二四）又說：『從第一日起，我們最親密的情誼便已成就』（懺一冊九五二）夫人呼盧梭爲義子，盧梭稱夫人爲義母。寄居不久，夫人又送他到聖拉茲（St. Lazare）地方的宗教學校，準備他作教士。但因成績不及格，遂又改習音樂。他對音樂感有極大的興趣。嗣隨樂師遠赴里昂，中途樂師犯癲癇症，不意盧梭竟乘間私行逃走了。

自是他又飄蕩東西，到過巴黎和里昂，曾任音樂教師，曾爲旅行瑞士的希臘教僧的秘書，嗣因法國住蘇魯（Colonne）公使的推荐，且曾與巴黎上級社會相交遊。最後他得知華倫夫人在山北里（Chamberly），他遂前往山北里。承夫人的介紹，担任薩丁尼亞王家的秘書。

此時華倫夫人已與某僕相愛，盧梭不能復專其寵，遂修身養性，研治學問，自修數學、幾何、植物、化學及解剖學，對於音樂一科，學習尤爲勤奮。盧梭美丰姿，復年少，在音樂會中甚爲一般女子所愛慕。華倫夫人心生嫉妬，遂進而與盧梭同居了。

華倫夫人以盧梭之故，特在前默特（Charmettes）置有別墅。自是夏居別墅，冬住城中，兩情繾綣。盧梭發奮勤學，舉凡普特耶爾（Port-Royal）的邏輯、洛克的論文、馬爾布蘭（Malebranche）萊布尼志（Leibniz）笛卡爾（Descartes）的著作，無不攻讀。幾何、代數、歷史、地理、天文、生理、解剖、拉丁文等，亦無不悉心學習。他讀書幾乎成狂，雖在百忙之中，口中尚誦讀不輟。不幸他前往孟波列（Montpellier）就醫時，華倫夫人別有所愛，遂頓入於苦海。一七四零年他往里昂，在貢的亞克（Condillac）家中任教師，教授貢氏的姪女，成績不佳。翌年仍回夫人家，但緣分已絕，實已無法久居了。

此後，盧梭又去巴黎。他雖編撰樂章，但未爲人所賞識；他曾幾次迷於女色，却終無所成就。後以居停杜賓（Dupin）夫人舉荐，曾任法國駐威尼斯公使蒙德（Montaigne）的隨員，其事雖待遇菲薄，乃一榮譽之職務。盧梭任職一年半，到一七四五年仍是不歡而散。他返回巴黎後，爲了生計的壓迫，復任杜賓夫人和弗蘭奇（Francueil）夫人的祕書。也就在此時他和旅舍中的女僕特勒斯（Therese Le Vasseur）有染。特

勒斯才能極低，不能分辨時刻，不知一年各月份的次序，不懂得數目和記賬，她所說的話常與原意相反。同居後先後生育五子，都寄養在育嬰堂中。

盧梭這次在巴黎，很幸運的得和狄德羅、貢的亞克等人定交，共撰百科全書。未久，狄德羅以文字獄被囚，盧梭驚百般營救，並請求陪伴禁中。他曾說若是狄德羅不能復恢自由，他自己也必憔悴而死。狄德羅和貢的亞克都是當時著名學者，盧梭和他們交遊，對他學問的進步，當然是極有意義的事體了。

(2) 第二時期——著述時期

盧梭在顛連困頓中度了三十七年的生涯，直到一七四九年才是他一生的轉捩。是夏某日盧梭於前往溫生尼斯 (Vincennes) 監獄探視狄德羅時，途中得見第容學院 (The academy of Dijon) 徵文啓事，題目是科學與藝術的進步對於道德的影響 (Si le Progrès des sciences et des arts a contribué à corrompre ou à élever les mœurs)。他和狄德羅商酌之後，就準備應徵。盧梭致力撰述，用功至勤。翌年論文得獲首選，名噪一時。第容學院歷史攸久，名重當世，盧梭一鳴驚人，非同小可。他的主要論旨，在說明科學與藝術的進步，只有使道德退化。這當然是他反抗傳統文化最初的吼聲。

一七五二年他編有劇本鄉卜 (Devin du Village)，名聲益起。路易帝且加青睞，賜路易帝百金，並

定期召見；而盧梭不慕榮達，竟爾悄然以去。這一劇本使他得到不少的酬金，也就因此而功成受謗，成了衆矢之的。他說：『我對此書的金錢收穫却付有重大的代價。就是它帶給我無限的苦惱。它乃是一切終不能解的祕密的嫉妬根苗。因爲在此書成功之後，除非極少的例外而外，我不曾在我的交遊之中，再由格瑞（Grimm）、狄德羅以及任何與我相諍的文人面上，看到他們的誠摯坦白或愉快；而我相信在此以前我是曾由他們發見這些友情的。』（懺二冊三七二。）

一七五三年第容學院又行徵文，題目是人類不平等的起源（L'origine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盧梭復決意應徵。他的論文甚得狄德羅的推許，他說：『它在我所有的作品中，是最受狄德羅賞識的。』（懺二冊四〇二。）只以陳義過高，學者無由理解，未獲選錄。這篇文章的要領，是說太初之世，人人平等，不平等的社會乃是人爲的制度使然。顯然的人類的不平等乃是違反自然的結果了。

一七五四年盧梭偕特勒斯同赴日內瓦，因其已改宗舊教，不復爲日內瓦之公民，他就此乃改奉新教。他居日內瓦四月，又復遷回巴黎。原擬明春再赴瑞士，但以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已在荷蘭發表，很有引起政府反感的可能，兼之狄德羅適在日內瓦附近寄居，鼓動革命風潮，遂罷其行。一七五六年四月，他承艾比內（Epinay）夫人的招待，便由巴黎攜眷到孟特英倫斯（Montmorency）的森林別墅寄居。

孟特英倫斯的生活，對於盧梭的成就，真有絕大的幫助。此地居處閒靜，盧梭自魯卜後，生計又稍寬裕，他遂安心著述。他說：『我可以純粹從事牟利的途徑，而且我可以全力撰著而不致降格去東抄西襲；因為我有奇思怪想，我覺得此種思想且能繼續發生，所以我的撰著工作實可使我享有優裕甚或奢侈的生活；我若稍用技巧和稍事審慎，我即能優爲之。但是我深知爲麵包而著作，不久便將斷喪我的天才，破壞我的才智；這種天才與才智，實爲心靈的產物，而非寫作的產物；而且只有高傲而超逸的思想，才能把天才和才智給煥發出來的。沒有任何偉大生動的作品，能由純粹牟利的作家所寫成……當一個人只爲了生計而思想時，那便難以產生高尚的思想了』（懺二冊五三二）因爲他認真不苟，所以他在此著成的民約論、愛彌兒和新哀路易斯（*La Nouvelle Héloïse*）都是名山不朽之作。他說：『愛彌兒一書，構思二十年，撰寫三年』（懺二冊三七二），就此可見一斑了。不幸艾比內之妹胡特（*Huadetot*）夫人，忽與盧梭相愛，因而又成不歡之局。狄德羅、格瑞諸人對他復不諒解，他遂於一七五七年冬，遷往孟特路易斯（*Montlouis*）。他在孟特路易斯度了貧病交迫的一七五八年。友輩一一對他冷漠。他和服爾德的文戰，和狄德羅的絕交，均在於此時。幸承盧森堡將軍（*Duke de Luxembourg*）的眷顧，邀爲上賓，盛情可感。愛彌兒的第五篇於此得以撰成，懺悔錄一書也在此地着手。一七五九年新哀路易斯出版，甚受社會歡迎。波蘭王聞人誦